

□ 小小说

蓝盈盈的天空 绿盈盈的竹

○ 曹隆鑫

他在群里连篇累牍地发竹子的照片。一直跟他有过互动的网名叫蓝盈盈的问他这是哪里，他说是我家屋旁的竹园。蓝盈盈说，真美啊！群主真幸福啊！

他正在磨砍刀，手机“嘀”了一声。蓝盈盈发来消息：群主家在何方？

他扭头望望身后的四间红砖大瓦房，把住址一字不落地发给了蓝盈盈。

蓝盈盈说，真巧啊，我和群主同在一个城市。

他心里说，你那是城市，我这叫山村！

我能过来看看吗？

当然可以。

那好，我马上过来。

他说，真来啊？

真来。

他说，我可是男的。

知道，我来了，你可别躲着不见我啊。

他推出那辆开起来排气管像拖拉机一样轰响的摩托车要去镇上接她时，迟疑了一下，又把它推进屋。他跑到邻居家借了一辆电瓶车，有着粉红的喜庆颜色。

砍刀被他塞进了灶房间。他叮嘱母亲，妈，杀一只草鸡。

母亲说，是不是有人来帮你砍竹子？

他说，竹子暂时不砍了。

母亲瞪大眼睛。

蓝盈盈的漂亮超出他的想象，且带着强大的杀伤力，让他一下感到很自卑。他把蓝盈盈带到家，蓝盈盈往竹园跑时，回了一下头，他赶紧把身子缩进了灶房间。

母亲说，是来买竹子的吗？

他说，人家来看看。

母亲说，那真是太好了，竹子终于能卖掉了。

他说，随便炒几个菜就行了。

母亲说，怎么来的是个女孩子？你跟人家好好说说，这么好的竹子，可不能贱卖了。

这两年便宜的竹子都没有人过来收购，竹笋也很便宜，母亲想不通，怎么竹子和竹笋不涨呢？

他要砍了，种桃树。

母亲说，种桃树？竹笋不挖了还能长成竹子，竹子今年没人要，长在竹园里等个几年卖也不碍事，桃子卖不掉就会烂在桃树上，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啊！

他说，邻村阿毛家种了好几亩桃树，桃子熟时，城里人都开着车自己过来采摘。我问过阿毛了，销路绝对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种桃的人家少，少就是商机，抢时间种桃树就是抢时间挣大把大把的钱，前怕狼后怕虎的，只能穷一辈子！

他跟母亲一直以来都有代沟，这次不知为什么，母亲很快就跟他在思想上上了轨，还拿出钱来，说，这本是准备给你媳妇的见面礼，放了一年又一年也不顶事了，就用它多买几棵桃树吧。

他往竹园走去时，暗自怨着自己的多事，也盼着蓝盈盈赶早回她的城里去。

蓝盈盈见他走来，好像终于等来了个听众，无数个溢美之词排山倒海般向他猛扑而来。

他自当然不动。

蓝盈盈说，我看见一只很漂亮的鸟儿，长长的羽毛五彩缤纷，绕着竹子舞来舞去，是什么鸟儿？

他笑了一下，说，是山鸡。

山鸡我是知道的，飞不高，飞起来还笨笨的，绝对不是。

他说，吃过饭我就送你回去。

蓝盈盈扭头看他，好像没听清楚他说的话。

他说，我妈饭做好了，吃饭去。

他扭头就走。

蓝盈盈在他身后“哎哎”地喊，说，你帮我拍几张照片。

他帮蓝盈盈拍了几张照片。

蓝盈盈说，那只鸟儿真漂亮呢，我想起要给它拍照时，它在竹叶里一闪，突然不见了，你见过吗？

没有。

蓝盈盈说，你好像不欢迎我。

欢迎的。

蓝盈盈说，你跟群里的你不一样，你在群里高谈阔论，很有学富五车的气势，说真的，我都被你迷住过。

他说，我妈在喊吃饭了。

母亲把一只大鸡腿夹到了蓝盈盈的碗里。

蓝盈盈说，谢谢大妈。

母亲看着蓝盈盈夹起鸡腿咬了一口，不失时机地说，我家的竹子都是很好的。

蓝盈盈嘟吧着嘴说，好。

母亲说，以后你年年过来，我们送你桃子吃。

这里还有桃树吗？我很喜欢看桃花开。

母亲指指屋旁，砍了竹子我们打算都种上桃树，你要是乐意，开春时天天都可以过来看桃花。

蓝盈盈嘴里的鸡腿“噗”地一下掉进碗里，声音真响。

蓝盈盈后来一遍一遍地逼问他，你真的要砍掉这些竹子吗？这么好的竹子，你真下得了手？

他说，桃花也很美。

蓝盈盈一声吼，我问你的是这些竹子！

他低低地说，我需要钱。

你要钱做什么？

他说，娶媳妇。

蓝盈盈愣了一下，好长时间后，突然吞吞吐吐地说，如果，如果你有媳妇，你还准备砍这些竹子吗？

他看着蓝盈盈，蓝盈盈瞪他一眼，说，不许瞎想！他说，我没瞎想。

蓝盈盈说，我的意思，你在竹林里开家农家乐，等够赚钱了，你还会砍竹子吗？

开农家乐他也想过，他摇摇头说，这是要本钱的，还得有人过来。

蓝盈盈说，已经过来一个我了，这么好的地方，人只会越来越多。

他说，走吧，我送你回去。

你答应了？

答应什么？

开农家乐。

他摇摇头，说，你来投资吗？我没钱。

蓝盈盈说，我也没钱，但我们可以去贷款。

他还是摇头，说，我怕赔了。

蓝盈盈说，你不就是想要一个媳妇吗？我自己抵在这儿了！

他就往蓝盈盈的脸上看去，桃花朵朵地开在蓝盈盈的脸上，好看，但也灼目。

接到外公的电话，让我帮他在网上买一本叫作《西流水的孩子们》的书，自从互联网越来越发达，我的外公已经学会了上网冲浪，也常常让我网购书籍。我把他那不足二十平米的书房称为小型图书馆。

在我很小的时候，外公的书房还不像现在这样堆得到处都是书，让人无从下脚。但那时候，我和妹妹也只在门口偷偷张望，并不敢进去。那时年幼的我们，其实对书籍里的知识并没有什么渴望，让我们心动和欢喜的是柜子里藏着的相册本。偶尔他会招手让我们进去，拿出相册给我们看，偶尔也用一张干净洁白的纸打发我们下楼画画。埋头看书，不搭理我们倒是经常的事。

作为一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他热爱他曾经的工作，更热爱文学。虽然曾经作为一名老师，但是他对我和妹妹的学习，并不是十分在意。我从学校拿回了奖状，或是参加比赛获了奖，几乎从没有听过他当面的夸奖。我跟着他学写毛笔字，仅仅学会了握笔和两个笔画就放弃了，他也没有批评和责备我。

正因如此，我同样爱上文学，让我

怀疑这是他早有“预谋的圈套”。

我懂事以后，外公塞给我一本《西游记》，因为我在电视机里经常看《西游记》，所以从未打开过这本书。《西游记》从我的床头柜消失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在意。之后他拿给我的许多书籍，也都同样又默默地拿了回去，不厌其烦。直到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的出现，我的外公才终于成功地让我爱上了阅读。

从外公的推荐，到我自主选择书籍，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和外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与他一起批判某部作品，赞扬某位作家，分享彼此的心得和感悟，渐渐成为了朋友。

他知我爱看长篇小说，一日外出，在书店购得一本短篇，赠予我时，他说：“你喜欢长篇小说，我是知道的，但是这本真的很不错，你一定得好好看看。”语气里藏着几分孩子气，我与先生说起这事，先生告诉我说：“我去接外公的时候，他就念叨了一路，生怕你不喜欢。”往后每每看见这本短篇，便会想起那个孩子气的外公。

外公并不是书呆子，他不会日夜都



巉岩一片五色云（国画）

丁小路

时间

○ 关海山

时间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问得很傻，也许有人扳起指头，一口气可以数出无以计数的时间的堂兄、表弟、衍生物，或者远亲近邻。然而，时间……到底是什么？翻开词典，我们也可以查到对它的详尽而科学的解释：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的表现——云遮雾罩的，还不知别说。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从中明白？

时间是没有形状的——连不规则形也不是，更不能像水那样随物赋形；同时，它又无色、无味、无臭，伸手不可捉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穿行于时间的森林中、都在与时间斗智斗勇，我们每一个人又对时间无可奈何摇头叹息，即使这样，我们却还得背负着时间奋力前行，无论前面是辽阔平原、阳关大道，抑或是密布的荆棘、纵横的沟壑。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由美国一位曾经的总统不小心说出，后再由深圳人叫响全国乃至更广阔地域的一句俗不可耐的口号。但你又不能不从内心里佩服，这是一句多么实际而生动的口号，这句口号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于其朴素的字里行间充盈着令人难以抑制甚至跃跃欲试的冲动。经过了许多“假大空”的伪装，经过了更多的挫折、挨打和被人嗤笑，人们终于不再去肿脸充胖子，人们终于挺直腰杆清清楚楚地要为自己活一回了。其实，含蓄幽默的中国人早就把时间与金钱划等号了。中国人用词有意思：金钱是“花”掉的，时间也是“花”掉的，一寸光阴一寸金，你能换算出时间与金钱哪个更值钱些？没钱的人花不起金钱，铮铮的汉子面对死亡的威胁可以气充牛斗可以眼不眨心不跳，然而，面对贫穷的尴尬时，他们却不得不一愁莫展叹声连连痛苦地弯下腰去，

我那三百岁的外公

○ 婉词

将自己关在他的小书房里。他喜欢旅行，去过许多地方，每从一个地方回来都会给我带一份礼物。伴随旅行的自然还有摄影，从前出门总带着他的老式胶卷相机，后来又换上了数码相机，现在他的平板电脑里，储存最大的就是照片。

我的书房里，有两大箱折纸，是外公送我的。女儿常常将箱子打开来，她用稚嫩的声音一个一个辨认着：“这是大象，这是小狗，这是孔雀。那这个呢？”我告诉她那是蜘蛛。她又问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拿出一张纸对折，打开，转过来再对折。折出一只简单的小动物来，虽然不能和外公那些栩栩如生、复杂的折纸艺术品相比，但这也是曾经我们面对面坐着，他耐心教给我的。

我的外公还有很多爱好，他不是一个大板迂腐的文人，孩子有趣的玩具，年轻人新奇的想法，他通通都有兴趣。小时候，我认为他严肃、严厉，总有些怕他。渐渐大了，人们总在我的面前提起他，时常成了我的骄傲。

他不爱穿昂贵的皮鞋，不管去见什么人都不忘戴上他的两个袖套，当然，

画扇解暑

○ 余夫

大蒲扇，是年少乡村夏夜的陪伴。晚饭后，门前榆树下支起一竹榻或凉席，一缸子大叶粗茶摆好。躺下，蛙叫从南塘岸、西田垄传来；药师它的晚唱从高耸棘树上渐歇，代之而起的是东侧篱笆上纺织娘的新升歌吟……如此随意自在，遥看树枝又间露出半个月亮，星星在不停眨眼，人便神思天外。而手中的蒲扇，如机器人般自觉节奏摇起。突然，

停住，片刻后向身体某个方位“啪”一记打去——驱赶那叮咬的花尾蚊子。不知何时告别了大蒲扇，在如当下暑热的七月申，右手握上了一把折扇。“嗨”一声打开“呼”一把收拢，样子感觉挺潇洒，但招风却不力，如那田头流汗的农人慢品工夫茶不过瘾，我也得装着、撑着，谁让自己已在城里操起了文字营生？雅士么，人家诸葛亮还羽扇纶巾呢，你不见戏曲或连环画里，江南才子都是手摇折扇满口斯文的。只在偶一个回首往昔会羞愧莫名，初中观音桥中学念书那会儿，我用课文中《水浒传》白日鼠白胜唱词，讥讽街上那位对我们很友善的同学：“赤日炎炎似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实则，我们羡慕了他乡干部父亲省城出差给他带回的那柄折扇，一面有好看的毛笔字，一面是松竹梅图画。

在中国，很久以前就出现了扇子，所谓“黄帝作五明扇”。西周时有羽扇，到了汉代有纨扇。团扇在宋发展快速。折扇则是明朝人从日本引进。乡居蒲扇不外借，理在“同此凉热”，要借戏谑“等过八月中”。秋后的蒲扇一个个受冷落，概因没“以文化之”，功用只局限于此。如能转化一番，情景会完全不同。唐阎立本《步辇图》里，为了凸显唐太宗壮硕、深沉与娇小、稚嫩。太宗头顶上，交叉的伞扇与宫女身体一般大小，“扇”，一旦被仪式化，就成了政治“礼器”的一部分。它，还是观赏艺术的载体。某年友人从奈良带

如果他把衣袖弄得很脏，也是要挨外婆的骂的。小时候，他带我和妹妹去长兴，我们难得进城，更难得坐黄包车，上了金陵大桥，车夫踩得吃力，外公把我和妹妹放在车上，自己下车去推。

我的外公生活朴素，心地善良，他很少在言语上教诲，总是在行动上，也许他是无心的教育，但我是有心的接受了。

我为什么觉得我的外公活了三百岁？年龄的计算方法仅仅只能用时间吗？有人规定时间，划分了年月日，时分秒，也有人打破时间，活出自我，甚至影响和感染着周围的人，使他们同样变得活泼起来。认真生活的态度大可以突破时间的约束。

外公的生活是丰富的，是充足的。他总在前进、探索和思考，总将今日过得与昨日不同。自由、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使时光在他的生命中拉长，又拉长。

小时候，他将我背在背上，长大了，我与它肩并肩地走。那日，他把他的重外孙女背起，我稍稍落后，拍下一张他的背影。夕阳西下，他对我的女儿说：“太公老咯。”

回一柄折扇相赠，袖珍而精巧，其美不可方物。书橱里陈设，一直如孔雀开屏，隔着玻璃之映射，时光深处你常常能感受它异国浮世绘的浓郁情调。“动摇清风，以御炎暑”，俗称“芭蕉扇”的蒲葵扇，因其廉价和简朴易得，天然具有亲民性。但因着电扇、空调普及，如今乡间也不多见了，它们多“逃”进了国画里，大蒲扇因此有了另一番情趣和韵味。

任伯年先后为吴昌硕画过四幅肖像，其中一幅《蕉荫纳凉图》，芭蕉遮阳下的吴昌硕闲坐竹榻，袒胸露臂，身体微微左倾，左臂支在一堆古籍上，手中悠闲地拿着一把芭蕉扇——闲适、坦荡、平实，想必这就是晚清芝士消夏的最佳姿态。看着，看着，便就觉着莫名凉快了许多。

看过无数成扇画，郑板桥、金农、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杰出者不胜枚举。也属目诸多国画中的“蒲扇”，相较起来，还是喜欢齐白石、丰子恺的。它们能让你感受到一种气息，像是乡村之晨从菜地回来，身上仍留存田园的那份清新，鲜活。齐白石《扇子苍蝇》，展露平民生活的素朴，俗也俗得自然本真；丰子恺的《瞻瞻飞车——脚踏车》，孩子的稚拙灵顽后也让你看到画者的未泯童心。我还喜欢陈师曾的《清茗梅花》，蕴藉文心、书卷气，更有一种精神格调在。20世纪初，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倍受攻击，陈师曾挺身而出，高度肯定文人画之价值，并以自己的绘画实践坚决维护文人画的地位。一个世纪过去了，今日全球化时代，信息爆炸、商品席卷，炎夏热昏中我们应有一份必须的清凉、冷静。

暇时，偶也濡墨挥毫，涂鸦自娱。无论是文人写意，还是宋元写实，我想至少我们不能丢弃传统，并在传统的内部寻找革新方法。画几把破扇子，无论是否写出新意，汗流浹背中也心静神怡，两腋生风，真也确呼：写把“纸扇”可解暑呵。

小旅馆

○ 俞力佳

崖下小旅馆紧挨着一股流速很快的山泉。山泉从崖上下来，在光滑的大岩石前变成一道小瀑布。旅馆主人在瀑布前搭了间悬空的木凉亭，泉水从桥和凉亭下经过。

傍晚的时候来了一对老夫妇，看上去八十多岁了。他们的儿子开车送他们来，他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说上海今天热煞人了，送姆妈阿爸来山里避暑。

老板娘说今天客人多，只剩顶楼的房间了。临安话的口气，绵柔里有点硬朗，就像山崖上的小瀑布，掷地有声却有清凉水雾，跟上海调子的普通话旗鼓相当，甚是好听。

老板家的儿子是个孝子，他说叠戈伐莱塞，老人年纪杜啦，跑三楼伐莱塞。他一急说了方言。

旅馆建在崖下，屋顶上是崖壁，崖上草木茂盛，凉意森森。即便吵闹声也吸引人听。

老板娘说了一通话，意思是顶楼也只是三楼，你们来晚了就克服一下吧。

老人家的儿子发起怒来，说了好多伐莱塞，客人中有几个也是上海人，帮着同乡说话，说着说着形成把老板娘围在中间的架势。

小地方的老板娘老实，一着急，口气虽然还是不依不饶却已经带着哭音了，意思是你们伐莱塞也只能这样，要不等明天客人退房给你们换房间。